

国内医学权威·答疑解惑·全面实用

针对常见、多发、疑难、疑问病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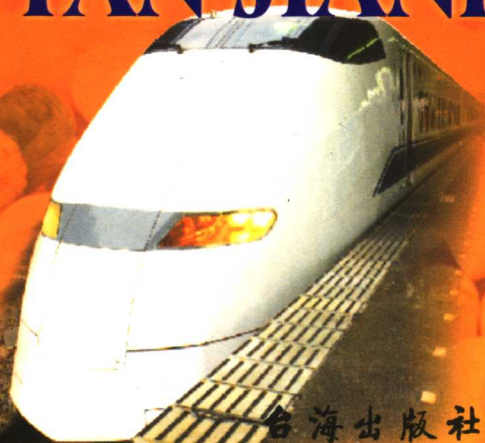
的高峰访谈

两院院士

樊诗序 主编

谈健康

LIANGYUAN YUANSHI
TAN JIANKANG



上海出版社

两院院士谈健康

樊诗序 主编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院院士谈健康/樊诗序主编.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1

ISBN 7-80141-391-1

I. 两... II. 樊... III. 保健-普及读物 IV. R1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795 号

书 名 / 两院院士谈健康

主 编 / 樊诗序

责任编辑 / 吕 莺

出 版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印张 / 8.125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数 / 6500 册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391-1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两院院士谈健康》编委会名单

策 划:钟桂松 胡 戎

主 编:樊诗序

副主编:徐 晖

编委会成员:樊诗序 徐 晖 王智慧

刘鸿飞 沈蕴华 杨 瑜

姚淑芬

目 录

- 曾毅院士谈——艾滋病的现状与对策 / 1
- 戴克戎院士谈——人工关节置换术 / 14
- 高润霖院士谈——冠心病的介入治疗 / 26
- 顾玉东院士谈——动手健脑 / 41
- 郭应禄院士谈——肾脏和尿路疾病 / 52
- 韩济生院士谈——戒毒 / 69
- 胡亚美院士谈——儿童白血病 / 82
- 黄志强院士谈——胆道疾病 / 90
- 黎介寿院士谈——保护肠子健康 / 95
- 黎磊石院士谈——肾脏疾病的防治 / 105
- 毛江森院士谈——病毒与“非典” / 118

- 邱蔚六院士谈——口腔颌面疾病 / 130
- 石学敏院士谈——针灸治疗中风 / 143
- 孙燕院士谈——肿瘤的综合治疗 / 153
- 吴阶平院士谈——青春期性教育 / 165
- 吴孟超院士谈——肝癌的防治 / 174
- 谢立信院士谈——常见眼病 / 188
- 张金哲院士谈——小儿腹痛 / 200
- 郑树森院士谈——肝移植 / 212
- 朱晓东院士谈——心脏疾病的外科治疗 / 226
- 陈灏珠院士谈——高血脂症 / 240

曾毅院士谈

——艾滋病的现状与对策

(2002 年播出)

院士档案：

曾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现任国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病毒与艾滋病病毒研究室主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肿瘤专家顾问组成员。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兰西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亚太地区艾滋病领袖论坛会议顾问。一九八四年起开展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研究，证明一九八二年艾滋病(HIV)已传入我国，一九八三年首次感染我国公民。长期从事分子流行病学、疫苗及抗艾滋病药物研究。研制药物正在河南治疗一千例艾滋病人，效果显著。

问：您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对艾滋病进行研究的，当时中国在艾滋病方面是什么样一种状况？

曾毅：艾滋病一九八一首先在美国洛杉矶发现，以后就传播到纽约，旧金山，还有别的地方也发现，但这个时候数量还不多。但大家对这个新的疾病非常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当时觉得从流行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由一种传染病所引起的。所以全世界都集中力量，很快的就对它进行研究。在中国来讲，在一九八四年病毒公布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了，很广泛的开放，所以很可能会传播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在一九八四年就开始了在中国进行筛选，后来证明了，首先这个情况和你们杭州也有关系，因为我其中有一部分工作就是和浙江医科大学的（汤得机）教授合作，后来我们就一起证明了这艾滋病毒在一九八二年就传到杭州来了。因为当时在杭州有一个会议，美国有两个公司送了第八因子，第八因子是治疗血液病的，是从大量的血液里提取出来的，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有艾滋病的情况，所以在送来的血液当中呢就带有艾滋病毒在里边。后来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这三年当中，一共治疗了十九个病人，其中十八个在浙江。通过我们的追踪调查发现，十八个人加上广州有一个共十九个，检查以后就发现有四个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这四个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同一批来源的，就说明那批第八因子中含有非常大量的病毒，所以百分之百的人都感染了。这样的话，艾滋病毒侵入到我们国家感染我们的公民其实还是非常早的。

问：那么到目前为止，全球的艾滋病的流行状况是不是已经超出了科学家的估计与想像？

曾毅：总的来讲，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科学家的想像，每一次估计都落后于客观的形势。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

少艾滋病的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呢?就以二〇〇一年来说的话,全球艾滋病新感染者达到五百万,死亡三百万,把这个数字和过去的累积起来,到二〇〇一年底,全球活着的艾滋病人达四千万,死亡二千四百八十万。所以当感染者和死亡者累积加起来的话,从艾滋病流行开始到现在二〇〇一年底,全世界有六千四百八十万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在第三世界。所以对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为严重。

问:那我们能不能把艾滋病的感染和蔓延视为一场灾难呢?

曾毅:你这个形容非常对,事实上这不是一般的灾难,而是大灾难,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来讲,这是非常大的灾难。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非常大的损失,为什么呢?举个例子吧,比如在非洲,非洲人的平均期望寿命由于艾滋病的发生缩短了二十到二十五年。比如他本来可以活到六十岁的,现在只有四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而且如果人群当中感染率越高的话,它缩短的寿命就越来越大。我这里有一个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兰色的就表示感染率很高,超过三十的话,它人均寿命就缩短三十多年。这个就说明艾滋病的感染和人口的死亡相关。我们国家有一个报告,就是统计了二百多名艾滋病的患者,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二岁。所以这就说明了艾滋病大大缩短了人类的寿命,这是一种情况,而且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因为这些艾滋病的感染者都是青壮年,他们是主要的劳动生产者。拿我们国家来讲,二十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年的年龄当中,占总的艾滋病感染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它的严重。二十岁到四十岁左右他是主要劳动力,这样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像非洲有一个统计,差不多二十年三十年来的社会进展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都毁于艾滋病。除此之外,艾滋病的泛滥还造成社会的不安,它最高的感染率可以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

十。这么多的人口都感染了,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会毁了整个国家!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所以从一九八三年第一个中国公民被感染以后呢,在中国也是不断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它的感染数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加,所以造成非常严重的情况。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去年到二〇〇一年九月份为止,国家政府报告的数目呢有两万八千多例,其中有一千二百多人已经发病了,六百四十一例已经死亡。那从这个数目来看,好像很少,中国十二亿人口只有六百多人死亡,但是实际上很可能这个数字容易给各级政府带来一个误导,就觉得中国还少得很呢,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远远要比实际数目要少。所以中国科学家当时有一个估计,到二〇〇〇年底的时候呢,艾滋病的感染者和病人加起来当时估计是超过六十万,到今年年底呢,科学家又在估计,可能达到八十五万,但是联合国的专家的估计,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数和病人数是超过一百万,所以这样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不仅仅这样,我们中国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干预,到二〇一〇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一千万。有些农村里面,它的总人口的感染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十。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问:说到这个数字,我就想到河南的文楼村,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艾滋病感染的群体是非常的庞大,那您对这个地区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关注?

曾毅:实际上大规模的感染是因为没有及时地制止地下的采血,甚至到现在,到去年,还发现有少数地方还在进行地下采血。所以这个地方打击控制的力度是不够的,所以导致艾滋病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就泛滥出去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这

个情况,通过当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这个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已经被控制了。

问:那么现在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在品尝前几年非法采血造成的恶果。

曾毅:对,你讲的非常对,因为艾滋病它有一定的潜伏期,所以现在来讲这河南的文楼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一批一批的病人死亡,所以政府公布的时候去年公布说有三十多例已经死亡,在发病的有三十多位。

问:我们国家艾滋病的流行和全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们主要的特点有哪些?

曾毅:从现在来看,吸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省里边,比如说在云南、新疆、广西、四川这几个省来讲,吸毒是很严重,有的地方吸毒者的艾滋病的感染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别的国家来讲,一般还没有这么高,特别是发达国家,它控制的比较好,所以感染的数字不会这么高。这个吸毒的问题还将广泛的继续。第二个问题是卖血,通过血液感染,像河南,或者某些其它地区,大规模地通过卖血感染的情况在今后将不会出现,当然我指的是大规模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甚至到现在,个别地方还有地下血站,那这个就要加紧打击。还有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医疗器械的问题,在医院里边,医疗器械、手术器械要如何严格的消毒,因为有的医院报告,它检查了住院的一千个病人当中,就发现三例艾滋病感染者,他们是作为正常人来开刀的,还有各种支气管镜啊、各种内窥镜啊,如果你不很好的消毒,也会造成传播。还有牙科,牙科你弄完了以后,因为牙很容易出血,你不很好地消毒,也会造成病人感染。甚至有外国人报告,牙科医生可以感染十几个病人,反过来,病人

又可以从病人中间感染。所以这些问题还会有产生的,特别是现在注射,有些地方注射只换针头不换针筒,这样的话也很危险,因为你注射的时候或者抽一下,那如果他感染的你抽一下,你换针头没有用处,所以一定要用一次性的针筒。

问:那么这些问题有没有引起医疗部门的重视?

曾毅:我想已经引起重视了,我了解到有些地方现在农村都采用一次性的注射针筒,这是很好的。但是现在由于经济的关系,有些边远偏僻穷困的地方可能还做不到。所以通过血液传播的还会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卖淫嫖娼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从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中心定期检查的哨点来看呢,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本来很低的,在卖淫妇女当中感染很低的,现在查出来多少呢?在二〇〇〇年的时候,有的地方上半年卖淫妇女的感染率百分之九,下半年就到百分之十点儿,到了二〇〇一年的上半年,达到十一点儿,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它警告人们,艾滋病通过性病的传播,在我们国家在下一个高潮当中就会来临了。而且从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来看,艾滋病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通过性传播。所以我想啊,在中国,像目前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性病和艾滋病的关系,因为有了性病以后,生殖器官的黏膜就有损伤,艾滋病就特别容易传播。所以有了性病就大大增加艾滋病的加速传播。在一九九九年,在全国新感染的性病的病人有八十三万,一般来讲要十倍的数目增加,因为好多人他不报告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每年至少有六百万到八百万的人被感染。这个性病的新的感染者就是很高的一个人群。如果说是百分之十的感染的话,那就几十万人感染了。所以综合起这些情况看来,这个性的传播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问：我知道最近咱们中国出台了一个新的计划书，叫做《中国
遏止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书》。

曾毅：去年春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艾滋病。在以往，中央领导人专门来研究一种疾病还没有过，表示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要加强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包括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很重要的就提出来各级领导要对艾滋病引起高度重视，我觉得中央提出这点非常重要。艾滋病这么严重的疾病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如果最高政治家不进行干预的话，不行，因为它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第二点呢要强调宣传教育，强调预防和干预的重要，一些不适合艾滋病控制的措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和调整。比如说吧，过去对避孕套的推广，有些地方就很反对，甚至有些地方发现有些妇女在公共场合里面如果带有避孕套甚至就把她作为卖淫的，实际上这完全是适得其反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不应该把带避孕套作为犯罪的一个什么根据，而应该鼓励这样做，这样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这些大家现在都接受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妇教所去，那边很多带性病的妇女在里面劳教，我就问她们，你能够在这里宣传避孕套吗？让它防治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吗？她说，不行不行，如果我宣传了这些，那我不成了教唆犯了。所以说人们的思想认识还差很远。还有一个就是输血的问题，所以政府就大力投钱，要保证血液的安全，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美沙酮的问题。过去美沙酮在外国用它来替代海洛因，为什么用它来替代，因为这个美沙酮虽然能够成瘾，但是它对身体的危害性很小。而在我们国家呢把它看成毒品，在香港、在国外，就把它做为海洛因的替代品，来帮助吸毒者戒毒的一种药品，那过去咱们就不允许，现在观念转变过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资金的问题，最近就提出投二十个亿，其中将近十亿改建血液站，保证血液的安全，特别是我们的西北地区，因

为他们那里比较贫困,设备也很少,这是很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呢也提出来十亿元当中每年有一亿用于预防控制。但是中国那么大,平均一年一亿来讲,还是不够的。我想我们还要呼吁政府再增加投入。为什么呢?一千万你几十个省市一分就没有多少了,应该中央跟地方共同投资。

问:从去年年底12月1号,提出了一个新的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就是同性恋,那么这个同性恋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曾毅:同性恋在全世界艾滋病早期的流行起的是非常坏的作用,首先是在同性恋中发现,以后就在同性恋者当中迅速的扩大,因为同性恋特别容易传播,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国家特别是文革期间那是比较严厉的对待,那时候就说同性恋者是流氓、道德败坏,事实上同性恋者有它先天的原因,因为从这个方面来讲,国外一些研究发现,可能同性恋者还与基因有关,在外国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现在基本上也还是采取容忍的态度,并没有说一发现他就处罚他,但是不管怎样,对同性恋社会是不接受的,所以由于这样他们就处于地下状态,关心他们的人很少。而在中国的同性恋男性的同性恋往往都是结过婚的,甚至有孩子,他们一方面有家庭有孩子,另一方面在外面还有男的性伴侣,所以这样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他在外面感染了艾滋病,就会带到家里来。据调查,在中国,同性恋者还是一个不小数字,有人统计出来至少是千万以上。所以感染率呢小规模调查有百分之几的感染。你看如果是一千万人的话,百分之一的感染,就十万人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对男性同性恋这个人群应该关心,也同样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而且还有的同性恋不是一个单纯的性伴侣,有的还有多个性伴侣,如果一个有感染,就很容易传播出去。大量的数字和证据证明,在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当中,同性

恋者的确有相当的比例，同性者存在的肛门性交的方式很容易使病毒长驱直入。因为薄嫩而紧缩的肛门比阴道和口腔黏膜更容易受伤，肛门直肠黏膜受损后，艾滋病毒就会趁机进入人体的血液，这个时候，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比一般人群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性伙伴的平均数目比异性恋者高。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来讲，把同性恋人群和同性恋问题打入地下，很难掌握同性恋人群的现状，只能使艾滋病和同性恋的关系不被人们所了解，尤其是在同性恋者人群，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欧美一些艾滋病高发的国家里，一开始由于不了解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在艾滋病感染者当中，同性恋人群占了很大比例。如果同性恋者和社会的关系处于对抗之中，那么艾滋病经过同性恋传播的这条途径将得不到控制，就无法在同性恋人群当中预防艾滋病。只有尊重同性恋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艾滋病的教育才会被同性恋者所接受。同性恋问题客观存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和其它人群一样，存在着男妓、一夜情、性乱等负面情况，这里面有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同性恋者的自律也是重要的一环。

问：您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如何来对待艾滋病人呢？

曾毅：我想现在对我们的社会来讲，对艾滋病人或者感染者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基本上大家是怕的不得了，好像他会感染，实际上应该倒过来看，所以这么多的老百姓有那么多恐惧心理，主要是因为宣传教育不够，如果他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日常的生活上的接触是绝对不会传播的，就像我们是做病毒的，我们在实验室，多少病毒在手里操作来操作去，也没被感染，只要小心按照规章做，我们就不会被感染。更何况一般的接触，一起游泳啊、一起吃饭等等，根本不会传播的，所以这一点要让老百姓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对病人的歧视问题，之所以这样，一

方面是大家认识不够,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它,有些人就感觉到,这些吸毒的、卖淫的是坏人,甚至还有人问我,对艾滋病有好处,那就把这些人杀光,我说这是非常可笑的问题,所以这也反应出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是很差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他们是吸毒也好、卖淫嫖娼也好,他们之所以被感染,是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无知我觉得首先是社会无知,他们不懂,社会应该教育他们啊,首先是教育不到位啊这个社会有责任。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讲,艾滋病者他们已经感染了,他本人就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所以应该教育他、同情他、关心他,使他更好的与疾病做斗争,如果你歧视他,往往会产生逆反的心理,他就觉得被社会遗弃了,他对社会就仇恨了,所以他就报复。这里有一篇报道就是《少女恶意传播艾滋病法不容》,这个就说明什么,因为她的感觉就是绝望了,社会对她歧视了。以前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卖淫的到泰国打工,被发现了被送回来,她想开一个小百货店想以此为生,当大家知道她是感染者之后,就都不到她那买东西,所以她没办法只好关门。她对社会产生了逆反心理,她说我至少在死前,要感染多少多少男人。所以这对社会是极其不利的。从各个方面来看,社会对这个特殊的人群应该给予重视和关爱。回过头来她自己觉悟了,有些艾滋病感染者到社会上去宣传,告诉大家艾滋病的危害,对整个社会控制艾滋病也是很有好处的。

问:您是艾滋病预防基金会的会长,这个基金会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曾毅:这个基金会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政府没有给钱,各个方面去募捐一些。

比如说日本有一个朋友就捐献了三十万美元,国内呢也募捐了几百万,所以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早期的工作主要是

每年拿出它的利息来奖励对艾滋病做出贡献的人，这是早期。后来呢，我们认识到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好宣传和教育，所以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就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举个例子，比如说做一些张贴画，最早是和广州市政府合作，在广州展出，效果非常好，后来又把它改为适合农村的，适合基层县市的，送到全国各地。我们还请了费翔先生到医院去慰问艾滋病人，和病人拥抱啊、握手啊，表示不要害怕艾滋病人。他去拥抱病人的时候，病人都是热泪盈眶。这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外我们还看到，现在很多病人，他住不起医院，你比如说好多病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他们买药买不起，所以我们正在策划，也已经策划了几年了没有做成功的，就是报到卫生部，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因为这个基金会我们要很好的利用它，它是惟一一个能够向国内外进行募捐的基金会。所以我们想向世界募捐，用于成立可以与地方政府联合来办医院，来做慈善事业。如果这样的话，对推动艾滋病的治疗是有好处的。

问：现在我们再度把目光投向深受艾滋病折磨的病人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国内艾滋病人不少，但是正在接受治疗的并不多，因为这里面主要是一个治疗费用比较贵，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后会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曾毅：首先我想先谈谈艾滋病治疗的药物问题，在一九九六年以前，单纯一种药物治疗艾滋病是没有效的，因为这个病毒很容易变，治疗两个礼拜以后，这个病毒的抗药性就出来了，大家非常失望。后来在一九九五年开始，美籍华人何大一教授就提出一个叫鸡尾酒疗法。就是把三种药放在一起，它作用于不同病毒的靶点，这样一来效果很好，可以使三分之二的病人维持比较长的时间。并提出能不能把这种无法治疗的疾病变成慢性病，这样病人就可以存活下来，确实这种联合用药非常有效的使